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进行历史地段保护

侯兴华

烟台市蓬莱区规划编研中心

DOI:10.12238/etd.v6i3.14548

[摘要] 历史地段的保护对一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历史地段的保护过程中必须引入城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本文阐述了城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对历史地段保护与更新的意义,并对城市设计具体应用中的“人性理论、场所精神、特色保护、多元需求、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关键词] 历史地段; 城市设计; 场所精神;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sign.

Xinghua Hou

Plan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Penglai District, Yantai City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an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urban design must be introduced in the protection proces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urban design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alyzes specific application issues such as "human nature theory, spirit of place,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diversified need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viewpoints.

[Key words] Historical districts; Urban design; Spirit of place; Public participation

引言

历史地段作为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与集体情感。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其保护与更新面临风貌破坏、功能衰退等多重挑战。从城市设计角度切入,成为平衡历史价值与现代需求的关键路径。

1 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1.1 历史地段

1987年通过的《华盛顿宪章》与《世界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历史地段保护的两个重要标志。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等,本文研究的“历史地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要有历史上遗存的真实的物质环境实体。第二,要有较完整的历史风貌与环境特征。第三,要具备一定的空间范围与用地规模。第四,具有具体的生活内容。

1.2 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是以人为中心,以提高城市的生活环境、满足人的宜居性要求为目标,以人、时间和社会关系作用在“三维”城市形态上形成的“四维”空间环境为研究对象,对城市整体或局部进行保存、开发、更新和改造的综合设计。城市设计不仅体现自然景观和人工环境的结合,还关注文脉、场所和时代精神,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物质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2 历史文化保护中引入城市设计的意义

2.1 城市设计是历史文化与历史地段保护的時代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渐增,历史地段保护更新已成共识。历史地段承载城市特色基因,可提升文化素养、增强城市竞争力。过往“推倒重建”的更新模式已失败,如今保护从“精英主导”转向“全民参与”,城市建设也转向渐进式更新。历史地段改造需解决历史保护、功能重组等复杂问题,并非单纯保护建筑可实现。现代城市设计以局部区域整体开发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功能要素、塑造与历史关联的城市形态,契合历史文化与历史地段保护的時代需求,成为必然选择。

2.2 城市设计推动历史地段保护的实践深化与方法革新

历史地段保护的实践发展,正不断推动保护认知与方法的迭代。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分别在微观单体保护与宏观用地控制层面发挥作用,却共同忽视了空间维度的立体性与人文性——这正是城市设计的切入点(见表1)。引入城市设计方法,可通过优化历史地段的生活环境品质、推动历史建筑功能再生、延续城市特色风貌、重塑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实现对“活态”历史街区的系统性保护。它既非单纯的物质修复,也非抽象的功能规划,而是以人的体验为核心,让历史地段在现代语境中重获生机。

表 1 建筑学、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方法比较

分析维度	建筑学方法	城市规划方法	城市设计方法
研究对象	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外延至设计影响范围内的城市环境	保护区域整体，侧重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协调	历史地段的空间环境、人文体验及活态保护
方法论核心	以考古证据为基础，采用科学保护技术（如结构加固、材料防腐等）	理性主义与物质形态决定论，侧重二维用地功能处理	整合微观保护与宏观规划，以人的体验为核心，注重空间立体性与人文性
优势	专注于文物古迹的修缮与加固，在单体建筑保护领域具有专业性	从宏观层面控制土地使用性质与布局，协调保护区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	弥补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不足，实现对“活态”历史街区的系统性保护
局限 / 缺失	难以超越单体尺度，缺乏对整体空间脉络的把控	偏重二维用地功能处理，对三维空间体验、人性尺度等本质问题关注不足	——
价值体现	为文物古迹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为保护区域的宏观规划提供策略指导	通过优化生活环境品质、推动功能再生等，让历史地段在现代语境中重获生机

3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在历史地段中的具体应用

3.1 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应注重场所精神的发扬, 创造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空间

表 2 场所设计案例分析

案例	传统空间特征	现代改造困境	城市设计策略	场所精神与人情味空间营造效果
意大利锡耶纳坎波广场	中世纪以红砖建筑围合贝壳形广场，建筑高度与广场直径比例约 1:3，形成水平延展的公共空间。	现代旅游开发导致商业过度植入，空间原有的市民集会功能弱化。	1. 保留红砖铺地与建筑立面壁画原真性； 2. 恢复“帕利奥赛马节”传统活动，划定观众席与赛道动线； 3. 限制新增商业标识尺寸，维持建筑界面连续性。	赛马节期间市民与游客共同聚集，红砖地面的磨损痕迹成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空间保留“城市客厅”的社交属性。
中国成都宽窄巷子	清末民初川西民居以“前庭－天井－后院”围合街巷，街巷宽高比约 1:1.2，青瓦屋面形成连续天际线。	2000 年代部分院落破败，原住民外迁，空间功能单一。	1. 采用“修旧如旧”原则，保留青砖灰瓦与雕花门窗； 2. 植入“民宿＋文创＋餐饮”混合功能，保留 30% 原住民； 3. 增设“拴马桩”“井台”等历史场景雕塑，标注院落故事。	原住民生活与文化体验业态共存，茶馆、川剧变脸等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游客可触摸青砖墙感受历史质感。
日本京都祇园地区	江户时代茶屋以木构格柵、提灯围合石板路，建筑高度≤9 米，形成“步移景异”的街巷体验。	1960 年代商业开发引入玻璃幕墙建筑，传统町屋风貌受损。	1. 立法控制建筑高度与材料，新建建筑需采用“木构＋和纸”元素； 2. 规定茶屋前必须设置提灯与格子窗，延续“露地”（小巷）私密性； 3. 定期举办“祇园祭”，游行路线串联历史建筑。	提灯照明下的石板路成为文化符号，艺伎表演与传统料理店维持“町人文化”氛围，游客行走其间可感知时空连续性。
西班牙巴塞罗那哥特区	古罗马城墙与中世纪石构建筑围合窄巷，街巷宽度 2-4 米，建筑拱券形成阴影韵律。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部分建筑破败，窄巷被机动车侵占。	1. 修复破损拱券时使用同材质石材，新旧接缝处做标记； 2. 禁止机动车进入，改为步行街区，增设嵌入式路灯； 3. 在古罗马城墙遗址旁设置玻璃展柜，展示考古发现。	石墙肌理与玻璃展柜形成历史对话，游客可通过触摸墙感受千年历史，窄巷成为街头艺人与咖啡座的理想场所。
中国上海田子坊	1930 年代里弄以石库门围合“主弄－支弄”网络，支弄宽度 1.5-2 米，形成“过街楼－天井”社交节点。	2000 年前后里弄沦为棚户区，违建破坏空间肌理。	1. 拆除违建但保留过街楼、老虎窗等元素； 2. 将民居改造为“工作室＋画廊＋咖啡馆”，保留晾衣杆等生活痕迹； 3. 用彩色瓷砖拼贴里弄历史事件，嵌入地面作为导视。	艺术家工作室与居民生活共存，支弄转角的“老虎窗咖啡馆”成为邻里交流点，晾衣绳上的衣物增添生活气息。

历史地段承载着城市记忆, 其城市设计对发扬场所精神、营造有人情味的历史空间至关重要。中外历史上, 历史地区多以渐进模式演化, 依托传统建筑与空间布局, 以建筑围合形成人性尺

度的“积极空间”, 诸多著名城市皆是如此(见表2)。但当下, 尤其在我国的, 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背景下, 历史地段常以空间围合建筑, 主导空间由水平转向垂直, 连贯的外部空间消失。同时, 因缺乏文化象征, 使人产生空虚、孤独感, 人情味历史空间不再。正如诺·舒尔茨所说, “如果事物变化太快了, 历史就变得难以定性, 因此, 人们为了发展自身, 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变化, 就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场所体系。”

城市设计应运而生。丹下健三指出: “为了使环境更具有人性, 就必须进行城市设计”。在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中, 应将形体空间视为“场所”, 赋予其人文、历史等文脉意义, 增添情感内涵与场所感。成功的场所设计应减少与物质环境冲突, 遵循生态学准则, 依据地域背景协同设计。如此构建的“场所”体系, 契合历史文化保护与地段发展需求, 能重塑充满人情味的历史空间。

3.2 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需遵循“以人为本”原则, 聚焦广大市民的多元化需求。我们以往的做法, 往往只重视城市和建筑的风貌、体量以及色彩等物质层面的内容, 却忽视了其中的主体及其多元化的需求, 造成社会群体隔离和“绅士化”等一系列问题。例如, 上海“新天地”2公顷用地改造投入14个亿, 如此高昂的成本使得“新天地”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处“迷人的景观”, 而不是“宜人的住所”。北京四合院通过产权私有化等手段的更新改造, 使有些四合院卖到1平方米25万元的天价, 也不可避免的引起了“绅士化”现象。

历史地段城市设计的核心, 应从“以规划师为主体”转向“以使用者为主体”, 将评价标准锚定在空间的可达性、舒适性、方便性、差异性等市民体验上。对文物建筑严格“修旧如旧”, 保存历史信息; 对破坏或消失的建筑, 以考古资料为基础重建, 重塑场所精神; 一般历史建筑则在保护场所精神的前提下, 探索多模式保护路径。新建建筑需与历史环境对话, 通过“调和协调”或“对比协调”融入历史脉络, 既尊重原有环境, 又避免机械模仿。这种以市民需求为导向的设计逻辑, 方能实现历史地段保护与城市生活的有机融合。

3.3 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应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融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既是空间集合体, 更是历史的重叠, 保护工作需尊重历史连续性, 正如凯文·林奇所言, “一旦一段历史、一种象征或一种意义加上一个目的之后, 它的标志价值就提高了”。在城市设计中, 既要避免完全忽视历史的反历史主义, 也要防止机械照搬历史创造“假古董”。正确的路径是以城市和谐统一为目标, 将历史遗产作为设计客体, 通过现代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对话重塑历史地区。在保护传统文化不受破坏的前提下, 为历史地段注入现代生活气息, 既能保存其活力, 又能体现时代精神。

具体实践中, 需在历史空间中融入现代元素, 通过对比或协调凸显城市文化特色; 同时在现代空间中植入历史文化属性, 将文化特色物化为空间形态与建筑语言。唯有运用现代设计方

法,创造兼具历史认同感与现代气息的城市环境,才能实现历史文脉传承、历史与现实融合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3.4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应注重历史个性的保护,创造别具特色的历史空间

表3 公众参与案例分析

案例名称	参与模式	具体举措	实践成效
上海田子坊更新	“政府引导 + 居民自治”	成立居民议事会,建立“居民 + 商户 + 政府”三方协商平台;保留里弄肌理,由居民自主改造经营空间	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激活社区商业活力,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街区改造	“多方协作 + 全程参与”	通过线上问卷、社区工作坊、公众听证会等形式,收集超2万份居民意见;成立社区监督小组,参与施工质量与进度管理	街区改造方案采纳70%以上公众建议,成为历史地段活化利用的国际范例
日本东京深川富冈八幡宫周边更新	“文化驱动 + 居民赋能”	组织居民参与传统工艺体验与历史文化讲解培训,鼓励居民担任街区导览员;设立“社区营造基金”,支持居民发起小型改造项目	增强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自发维护街区环境,形成可持续的社区更新模式

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关键在于保护城市特色和历史个性,打造独具魅力的历史空间。然而,当下历史地段却成为城市特色流失的重灾区。一方面,部分历史地段破败衰落;另一方面,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盛行,“仿古风”、“假古董”泛滥,既脱离现代文化,又无法传承古代文化,模糊了城市的时空脉络,加速了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消逝,导致“千城一面”的困境。同时,过去历史地段建筑设计粗糙、管理不善,如今大体量现代建筑盲目崇外、形态趋同,同样难以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借助城市设计手段重塑城市形象。一方面,要注重整体环境品质提升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深入研究地方乡土建筑,挖掘其风格特征并与传统风貌融合;对于与历史风貌冲突的大体量建筑,可通过调整尺度或迁建等方式,使其融入周边环境。另一方面,小街小巷、古树等历史要素,是城市文化延续的标志。在城市设计中,应提炼这些历史信息并融入现代设计,增强市民的乡土认同感,展现城市特色的灵魂,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且充满历史韵味的城市空间。

3.5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应健全参与机制,实现名副其实的“公众参与”

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多呈现“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模式,规划决策权过度集中于专业人士或优势阶层,导致市民真实需求被边缘化。历史地段的的城市设计需通过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构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协同的治理模式。规划师应从“形象塑造者”转变为“公众利益代言人”,将市民纳入规划全流程。具体实践过程中,上海田子坊更新、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街区改造、日本东京深川富冈八幡宫周边更新等均有很好的启示(见表3)。

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需以多元沟通平台为载体,将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规划师需转变观念,从“为形象更新规划”转向“为大众利益规划”,充当市民利益倡导者。从规划讨论、方案制定到施工监督,全程吸纳市民智慧,既能解决历史地段更新中的现实矛盾,又能增强社区凝聚力,确保改造成果真正惠及大众,实现历史地段的“活态保护”与长远发展,以此提升历史地段更新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4 结语

历史地段是大多数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地段富集的历史信息不仅是人们宝贵的物质财富,更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因此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更新需要引入城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需要重视场所精神、特色保护、持续发展以及公众参与,更需要转变思路,做到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陈秉钊.试谈城市设计的可操作性[J].城市规划学刊,1992.03.
[2]张松.城市特色维持与历史保护[J].城市规划学刊,1992.05.
[3]郭清栗.关于城市设计主体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1995.02.
[4]董珂.历史地区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J].城市规划学刊,1997.06.
[5]唐历敏.人文主义规划思想对我国旧城改造的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1999.04.
[6]张凡.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对策[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7]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侯兴华(1982--),男,山东淄博人,高级工程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